

(上接第2版)

◎ 吴冠平(北京电影学院教授): 现实题材要关注“言外之意”和“言后之意”



现实题材电影,是这几年中国电影最引以为傲、最闪亮的创作。今年,《热辣滚烫》《抓娃娃》《飞驰人生2》《年会不能停!》等现实题材作品都排在了票房榜的前列。

◎ 刘泰风(《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》导演): 现实题材影片是传递温度和力量的载体



很荣幸能够在这里探讨一个既深邃又温暖的话题,“时代情感与斯文攸归”。“时代情感”是我们每个个体与这个世界连接的纽带,它是在忙碌与喧嚣当中找到的归

在我看来,现实主义创作有两个层面。第一是“言外之意”。我们进行现实主义创作,要有具有现实感的世界和人物,要传递的就是“言外之意”。20世纪30年代的现实主义电影,它的言外之意是唤起民众救亡图存的情感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“十七年电影”,言外之意就是革命和劳动两个主题。在当下,我们也有要传达的“言外之意”,电影《第二十条》的“言外之意”,就是情与法间的逻辑关系。

电影的现实主义创作如果只考虑言外之意,就是干瘪、僵硬的现实主义。很多主题先行的现实主义电影,之所以没有产生生动的艺术感染力,就在于它只重视了“言外之意”。

“言外之意”的另一个面,就是“言后之意”。它要传递的是观众在接受了现实主义的行为、人物之

后,他们对于自己日常生活的联想是什么。《第二十条》的“言后之意”,是观众在片尾看到郝秀萍一家人在病房团聚所产生的想象。假如它不发生,温暖何在?假如它发生了,又如何温暖?

艺术家的创作不在于如何巧妙地吧“言外之意”传递给观众,而是要巧妙地吧“言后之意”,让银幕上的人物、这些人物的行为与观众的日常生活、日常情感建立起有机联系。这种有机联系是温暖的根源,我们在谈人文关怀、温暖现实的时候,要找到“言外之意”和“言后之意”的关系,才能更好创作出现实主义的作品。换句话说,现实的温暖感在于作品提供了多少“言后之意”的行为,以及观众从中获得的关于他们自身现实生活的信仰与尊严。

属感和认同感。而“斯文攸归”是历史创作的历史使命,不仅彰显外在的风貌与文人的气质,更体现了以国家命运为己任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。

现实主义的镜子中折射出平凡的每一个人,是最直接最质朴的,它像一把锋利的刀,精准地剖析着社会的各个层面,将人性的光辉与阴暗、生活的美好与苦涩,毫无保留地展现给观众。现实主义更注重对现实的再现和深刻的剖析,追求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高度统一。因为记录生活是电影独有的特征,它是未经演绎、非舞台化的处理结果,在现实主义的架构下,我们创作者不再受到传统戏剧和文学规则的桎梏,我们会突破“第四面墙”,让未经改造的影像变得更加客观、真实,也加强了故事本身具有的亲和力。

现实主义创作具有极高的社会价值,在反映社会现实问题,揭示

社会矛盾的同时,可以为社会的进步发展提供帮助,促进人与人的交流,达成民众的共识,为构建更加和谐、稳定的社会环境贡献力量。而现实题材创作,则更侧重于电影文本中所选择的素材和主题,它关注的是当下社会生活中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具体事件,是对现实生活的直接反映,且具有一定的聚焦性。现实题材影片是传递温度和力量的载体,它虽然无法天马行空编织梦境,却可以脚踏实地描绘现实的世界。现实题材的作品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,因为它触动了我们内心最深处最温柔的那个部分——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社会的关怀。

我们不仅是社会观察者,更是时代精神的观察者。通过不同艺术手法对现实题材的解构和创作,将个人的朴素情感和时代紧密结合,表达对社会深刻关切与人文关怀,是每一个文艺工作者的使命。

聚焦“现实题材电影创作如何顺应观众审美习惯”: 创作者需找到与观众的共鸣

第一单元圆桌论坛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舟主持。截至12月1日,现实电影《好东西》票房已超过3.5亿元,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,该片满意度得分高达86.8分,为2024年已调查影片的最高分。片中展示出当下社会女性遇到的现实困境,以及展示出自由飞翔的勇气与能力,赢得了观众的赞许。

张颐武表示,《好东西》讲述了真实的女性遇到的问题,这也是全世界女性都会遇到的问题。另一部女性题材电影《出走的决心》,女主角和家庭决绝,通过“出走”获取一种自由,它给出的解决方案,充满了中国人对于世界的理解。而《好东西》没有这种“决绝”,主人公虽然有理想,但也要进行直播带货,饱含温润的情感。

正如《好东西》等影片所蕴含的质感,现实题材创作往往从碎片中提炼出本质的真实。吴冠平表示:“电影的形式还是要呈现出黑暗屋子里的视觉奇观,当奇观性减弱,反而注重传递道理的时候,观众为什么还要走进影院看现实题材作品?关于现实题材创作,我们会找一些敏感话题,激发观众通过电影这种形式去讨论,去接受。”

刘泰风认为,创作者也是观察者,用人文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方式去观察社会。“也许你经过一群街边吵架的人,就会发现他们背后的故事也可以拍成一部长片电影,这只是灵感的开始。当有了灵感后,就会自然而然地深入他们碎片般的生活,以及

他们争执背后有怎样的人生经历。当我们把所有的碎片整合在一起,就会保持一颗非常冷静的心,以客观的视角看待这些事情。”

谈到面对多元化的娱乐方式,现实题材电影创作如何顺应观众的审美习惯,张颐武直言,短视频、直播让受众零散时间的利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这个变化“不可逆”,也带给电影票房不小的“焦虑”。

“目前,中等收入群体还是观影的主流人群,电影作品要关注如何与这一群体产生情感的契合,且对这种‘关注’的需求越来越紧迫。”张颐武说,“重工业的超级大片‘可遇不可求’,而以小切口进入,成本可控的,能够匹配中等收入群体情感需求的电影,积累起来也会有很出色的票房表现。”

吴冠平认为,100多年来前辈们创造的电影语言、观影环境、叙事方式所带来的精神满足,很长时间都不会消退。“未来的电影,特别是现实题材电影,需要让成熟心智人群依然能够获得幻觉享受,这是我们对电影市场的期待。”

刘泰风表示,从无声到有声,从黑白到彩色、从胶片到数码,每个节点上,电影创作者都会有一定的焦虑。不论电影将来采取怎样的表现形式,最重要的还是观众心理活动的变化。“越来越多的现实题材作品会赢得观众的认可,如果创作者和观众实现强烈共鸣,电影作品反映的是‘我’的问题,那‘我’自然会为你鼓掌,为你买单。”

第二单元: 左翼传统与当代创新

◎ 主持人: 孙向辉(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、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)

论坛第二单元的主题为“左翼传统与当代创新”。北京大学教授李道新、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镇、《出走的决心》导演尹丽川、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吴琼等嘉宾围绕中国左翼电影的优良传统,探讨如何结合新时代的历史条件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,为现实题材电影注入

更强的时代生命力。嘉宾表示,在互联网、社交媒体与人工智能的时代里,左翼电影被重新创造并创新阐释其核心内涵。理解左翼传统与当代电影,就是理解其现实主义追求和现实性、人文性与开放性,在历史语境与当下话语中寻求其共通性。

大家认为,今天的电影创作者和90年前的左翼电影运动的创作者有一种共同的特点,就是关心社会,关心人。创作者应该把艺术表达投射在人物身上,用心用情去创作。如今的时代日益多元,尊重个体表达的丰富性和差异化,而现实主义电影正是对此时时代人心的映照。

◎ 李道新(北京大学教授): 现实具有复杂性、多维性,创造者与批评者都需要重新出发



我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,左翼电影是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新中国以来经过反复讨论,才逐渐被发明。它是深刻影响中国电影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概

念。左翼电影经常与“现实主义”“现实”这样的关键词联系在一起,特别是左翼电影展现出了现实主义的精神图景。左翼电影在发展中被守护,在当下的强国语境中,需要被重新发现。尤其是在互联网、社交媒体与人工智能的时代里,左翼电影被重新创造并创新阐释其核心内涵。理解左翼传统与当代电影,就是理解其现实主义追求和现实性、人文性与开放性,在历史语境与当下话语中寻求其共通性。

当代创新意味着什么?是对左翼电影的现实性、人文性和开放性重新理解、重新阐释和重新创造。这样的一种重建,首先要理解现实本身。在当下的语境里,现实是什么?电影中的现实是什么?观众接受和体验中的现实又是什么?显然现实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转

变,现实不仅是我们惯常所理解的实在的存在,同时也是观念的存在,是一种虚拟的存在。现实至少已经分类成了四种,即时代表现实、观念现实、虚拟现实,以及将这几种现实整合在一起的复杂、多维、让人措手不及的现实。

人文是一种理想,温暖是一种感觉。为什么《我们一起摇太阳》《出走的决心》《好东西》《热辣滚烫》这样的电影引起人们的关注?非常关键的一点是,它们都捕捉到了在这个科技互联网、人工智能的时代里,对身体、性别、阶层等各方面的复杂关系所进行的梳理与描摹。现在的观众包括创作者已经不再满足于单一透明的、简单化的叙事和情感表达。面对现实的复杂性、多维性,甚至是混同性,创造者与批评者都需要重新出发。

◎ 李镇(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): 创作者应该贴近人民,用心灵去创作



中国的艺术创作,包括左翼电影运动,也包括当下很多现实主义题材作品,都充满道德意识。中华

传统文化推崇的是刚健、饱满、充实的艺术形象,并且相信作品的气象来自于人的道德和主体的生命力量。这是左翼电影运动时期提出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并重的观点。归根结底是符合国情,代表人民利益,也符合中国人对于道德的本能追求。它的方式是什么呢?就是“情感化的表达”。

在中国文化当中,情感、真实、道德是联系在一起的。在儒家文化里,“情”这个概念便是道德的起点。通常我们说一部电影作品真实,也是在认可它的情愫可以打动人。《出走的决心》让观众看到了日常生活中鲜见的,一位老母亲一生的经历,如果你只看到结尾老母亲出走的抉择,可能会觉得突兀。但看完全片之后,在创作者温暖目光的投射下,就完全能理解她的选

择,进而能够共情。创作者应该贴近人民,当年左翼电影提出的方法论在今天依然适用。《十字街头》为什么能取得成功?当时的评价有这么一句话,“深者得其深,浅者得其浅”。除了这部电影思想观念的进步,更在于它没有说教气。在左翼运动时期,很多作品并不限于棚内拍摄,创作者们走上街道、饭馆、理发店等现实生活场景之中,呈现出底层民众生活的肌理。今天的电影创作者和90年前的左翼电影运动的创作者有一种共同的特点,就是关心社会,关心人。不是把自己放在作品之外,而是真正贴近人,投射在人物身上,生活在作品里面,用心灵去创作。

◎ 《出走的决心》导演尹丽川: 尊重个体表达的丰富性和差异化



我一直热爱具有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的电影,喜欢看普通人在时

代洪流中的沉浮和奋进。《出走的决心》是一部所谓“大女主”的现实主义电影。在传统文化和当代思潮的碰撞下,新时代女性面临的困境和在困境当中展露出的智慧和魅力,有非常大的探索空间。我们的真实原型苏敏非常具有当代性,自驾游被认为年轻人或者男性更喜欢的,但是她遵从自己的选择,并通过短视频的方式记录自己的生活,鼓励到更多的人,也拓展了自己的谋生方式。她的勇气和这个时代紧密相连,她也看到时代赋予个人生活的多样性和可能性,才能最终下定决心。

片名《出走的决心》并非鼓励大家都出门远行,而是向内探索觉知和勇气;影片也并不是鼓励某一

类成功女性的形态,而是希望更多普通女性的声音被听见,人生呈现出更丰富的样貌。长久以来,“野心”这个词和女人合并,就是要当女皇的野心家,而我认为“野心”是每个人广阔心灵本该闪亮的一部分,女人有“野心”,意味着勇敢拓展边界,不被偏见定义,追寻精神自由和个体价值的实现。

我希望中国电影中能出现更多有“野心”的女性角色,让我们看到每位女性都有探索自身潜能的机会,这也是时代给予每个人的机会,给予电影人的机会。我们所处的时代越来越丰富多元,是尊重个体表达的丰富性和差异化的时代,而现实主义电影正是对此时时代人心的映照。

(下转第4版)